

學 習 叢 書 第 一 輯 之 二

勞 動 創 造 了 文 化

天 津 民 主 青 年 聯 合 會 籌 備 會 編 選

讀 者 書 店 印 行

勞動創造了文化

編輯：天津青聯籌備會

印行：讀者書店

地址：天津（8）官銀號單街

子十四號

電話：五局零七七二

經售：各大書店

■反

編者的話

解放區的報紙雜誌非常多，不少有關青年思想、學習、生活修養指導性的文章散見各處。我們爲了滿足青年同志們的學習要求，一方面根據手下現有的材料，一方面根據青年同志們在學習中普遍提出的問題，特搜集起來，編成「學習叢書」。

今後我們準備陸續編印，望青年同志們多多提出你們的需要和意見。

編者

一九四九·五·六·

序

張道同志先後發表了幾篇論文，批評舊知識份子的思想病態，並發掘了它的病源。其中如「文化是誰創造的？」一文裏用鐵的事實證明「勞動乃文化之母」，並指出「知識與文化都是廣大勞動人民勞動實踐所產生的，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這些知識與文化也只有與勞動人民結合起來才有價值，才能進步，才能發展。」在「知識份子看無產階級」（見學習叢書之一）一文裡說：「看不起無產階級是現在一切舊知識份子思想上共有的大病」，並指出重要病源之一是「根本不懂得無產階級」。又指出舊知識份子要進步，就得放下「上等」人的架子，向無產階級去學習。另外在「士人的悲哀」裏，張道同志指出：「人民大革命只掃除舊知識份子那些不合理的特權，並未堵塞住知識份子的出路。相反的，在解放區，因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屢把『三害』（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產階級）除掉，社會的生產力在向前發展着，……到處需要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因此知識份子都有了廣闊和無限光明的前途，也就不會悲哀了。張道同志又以「無產階級看知識份子」（見學習叢書之一）為題，說明無產階級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並指出舊知識份子的新出路。

據廣大讀者反映，這些論文的確給他們思想上解決了不少問題。但也有一部份知識份子一時「轉不過彎」來，覺得張遐同志的說法有些「問題」，這種意見可以趙成祐先生作代表——「一個知識份子的私見」。

我們僅取「文化是誰創造的」，「對『一個知識份子的私見』的意見」，「一個知識份子的私見」三篇編成小冊子，獻給讀者們，以期對「勞動創造了文化」這個真理有一個起碼的認識。

（編者）

文化是誰創造的？

張 遐

一切知識份子最自負的本錢，就因為有點知識，說得更神氣一點，就「有文化」。

過去知識份子常常喜歡把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有文化的，另一類是沒有文化的，什麼樣的人沒有文化呢？根據舊社會的習慣說來，大概是不識字的人，沒有進過學校的人，沒有專門一學問的人，通常所謂「愚民」的就是。

而這種「沒有文化」的人，在舊社會裏却佔着人口的絕大多數，有的時候，幾乎可以包括全部的勞動人民，知識份子在這些「愚民」前面把「文化」壟斷起來，作為自己專有的東西，要處處顯出自己的優越感。

這是一切知識份子思想上的大包袱，揹上了這個包袱，種種毛病就接踵而來，自高、自大、驕傲、輕視勞動、輕視羣衆、頑固守舊、虛榮、懶惰逸樂，都成為「有文化」的人們的天賦特權，把它們合理化了。

但其實，「有文化」這個觀念在許多知識份子思想上還是一片大糊塗，什麼是文化呢？文化是什麼人創造的呢？如果說，洋房子、汽車、飛機、電影、無線電通訊、發動機、蒸汽鍋爐……

這些東西是文化，就要承認創造這些文化的主要的還是勞動人民工人等，一切歷史上的文化成就，歸根結底都是勞動的結果。

就拿知識份子視為至寶的錢裝書、洋裝書等來說，這該是最「文化」的吧，然而這些「文化」却離不了印刷工人的勞動。

也許有人抗議，說現代的這類文化物質生活，主要的不是靠勞動，而是靠知識份子的知識，因為勞動者的勞動是要服從知識份子指揮的。比如，建築工人能建築房屋，但不懂「建築學」，五金工人能冶金，但不懂「冶煉學」，電氣工人能造出變壓器，但不懂「電氣學」，當得這些「學」的是知識份子，這些「學」是知識份子發明的，也是知識份子所有的，它表現知識份子的才能，也表現知識份子的特權，工人沒有這些「學」所以沒有文化，文化畢竟歸於知識份子階級專有。

這裏有兩個最大的學理上的錯誤。一點是哲學上的錯誤，把「建築學」「冶煉學」「電氣學」都看成了脫離人類勞動實踐的抽象的東西，這些「學」都只在書本上，在知識份子腦海中存在的東西，而勞動人民的勞動實踐卻沒有一「學」，却同這些「學」毫無關係，勞動人民完全不知不覺，就好像知識份子駕駛的機器或知識份子鞭策的牛馬，這本是早已破產了的，陳舊不堪的，反動唯心論思想。另一點是歷史學上的錯誤，知識份子，特別是舊知識份子往往上舊式歷史家的當，相信文化與科學都是個人發明的，都是某個知識份子個人想出來的，例如，倉頡造字，杜康造酒，無繩電通訊是馬可尼個人的創作，新大陸是哥倫布個人的發見之類。好像只因有了倉頡

建築工人、五金工人、電氣

這個人，中國人才能免於做文書；只因有了杜康這個人，中國人才可享受酩酊之趣；如果沒有馬可尼，我們現在還得驛站遞信，如果沒有哥倫布，今天就用不着反對「馬歇爾計劃」一樣，這難道不是一片胡言麼？許多知識份子的上當，就在於相信了這樣的一片胡言。

倉頡造字，杜康造酒，這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傳說，且不去管他。馬可尼和哥倫布對於人類也確有貢獻，但他們的貢獻並不在於個人的創作與發明，而在於他們的工作和當時的勞動人民的實踐密切結合，有了千千萬萬的電氣勞動者的實踐，才能產生出一個馬可尼；有了千千萬萬的航海水手的實踐，才能產生一個哥倫布，如果馬可尼、哥倫布不跟着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學習，那是一輩子也創作不出無線電通訊與發見不了亞美利加的。

要找尋一切學問的起源，都只有一個源頭，那就是人民的勞動。化學的來源是古代的鍊金術，而鍊金術的來源是勞動人民的冶銅鍛鐵。天文學的來源是勞動人民的航海占星，生物學起源源要歸功於獵人，牧人與農人的勞動。就拿舊社會中和勞動實踐離得較遠的文學來說罷，其本身也還是勞動的產物，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說明了文學起源於勞動，他說：

「我們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爲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語言來，假如大家那時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却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末，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也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魯迅先生這裏所說的「杭育杭育」，人類在勞動中發出來的有節奏的呼聲，正是一切民族文學作品的最早的祖先，人類是

有了這個「杭育杭育」的，然後有歌、舞、詩、劇，以及今天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的。

一切文化都起源於勞動，一切文化都只有在勞動實踐過程中才能向前發展，成為各種專門的學問。例如：建築學，就是千千萬萬建築工人勞動實踐經驗的結晶；光有知識份子「建築學」，而沒有建築工人的勞動，世界上是永遠不會有建築物的。相反地，沒有知識份子的「建築學」而有廣大大建築工人的勞動實踐，那就不但可以建築起各種各樣建築物，而且可以產生出一「建築學」來，因為勞動乃是文化之母。

知識份子有一些知識，有一些文化，這是好東西，但要懂得這些知識與文化都是廣大勞動人民勞動實踐所產生的，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這些知識與文化也只有與人民向勞動結合起來才有價值，才能進步，才能發展；這些知識與文化決不是知識份子的專有物，更不是知識份子自負的資本；要把這些觀念建立起來，知識份子才會正確地處理自己與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正確地處理自己的事業。

對「一個知識份子的私見」的意見

楊立等

勞動是文化之母與革命領導權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意見以爲寇先生主要的錯誤，一方面在本質上沒有認清「勞動爲文化之母」，另一方面則把工程師、冶鍊技師領導工人做工這種表面現象看成了「知識份子領導無產階級」。

畢繼昌說：「寇先生忽視了文化的來源，沒弄清文化之母是勞動者的兩隻手，勞動者親手創造了文化，勞動了以後才有文化，文化是建築在勞動上的。」畢之並重引張遐同志的話以証明寇先生還沒有認清這個問題，他說：「我對張遐同志的講法深表同感，比如他說：光有知識份子的『建築學』而沒有建築工人的勞動，世界上是永遠不會有建築物的。相反地，沒有知識份子的『建築學』而有着廣大建築工人的勞動實踐，那就不但可以建築起各種各樣建築物，而且可以產生出『建築學』來」。

對工程師冶鍊技師和工人的關係，印刷製版工人邵建開說：「這並不是階級領導問題，而是

分工合作問題，這簡明之理如人生『吃飯與空氣』問題。人如不吃飯，當能餓死，如無空氣，亦當窒息，但不可說二者誰更重要誰領導誰。」

另外幾位更進而指出：「寇先生舉的例子是站在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來看的，但是要站在無產階級來看，過去這些技師和工程師都是給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們都是壓迫工人的人。而且，他們的知識，也是由勞動而獲得的，雖然有知識，要沒有勞動和實際的經驗也是不成的。」（趙福成）「中國舊社會的統治者是地主，是官僚資本家，是帝國主義者。生活在這種社會制度裏的知識份子，不管他是建築工程師、冶礦技師，也不管你主觀上以為是靠着自己的知識換得了的報酬，以為自己便算超然事外，實際上，寇先生所謂的『領導』者，是在幫助統治者掠奪勞動者用自己的血和汗創造的果實，恰好作了統治階級壓迫勞動者的工具！」（史黎）

馮似舟同志在表示了大致同於上面的意見之後，並寫出新社會知識份子和工人的關係，他說：「新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國家，這種關係就完全改變了，一切勞動都是為人民大眾創造幸福，知識份子和工人僅是智力與體力勞動的不同分工，工程師、技師指導工人工作，目的是為了給人民謀幸福。而這種國家社會制度，正是無產階級所創造所領導的。尤其是到社會主義社會，根本消滅了剝削，這種關係就更合理了。而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則連智力與體力勞動的區別也沒有了，那時『知識』再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而屬於每個人所有了。」

下面似舟的話，似乎可以作為對這個問題的結論，他說：「在階級社會裏，知識份子不是被

地主資產階級所使用，就是被無產階級所領導。從來就沒有過將來也不可能由知識份子領導無產階級這回事，成祐先生對這一點是完全看錯了的。」

反動派培養統治工具·人民政府培養新知識份子

對於寇先生第二個說法，大家普遍認為那是舊社會的現象。史黎更深刻的指出：「舊社會舊中國的統治者：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產階級，不但沒用一分一文去『培養無產階級』，甚至用其全部國庫的開支和一切力量，去屠殺無產階級，一切勞動者。」東正行政學院第十六學習小組的意見則指出：「正是因為如此，無產階級才起來革命，徹底推翻萬惡的反動統治。」

大家又一致指出人民掌權的人民民主國家裏却不然了。「政權掌握在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手裏的國家，每年就要支出巨大教育經費以培養為無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知識份子，未開有一分一文用以培養大資產階級」（楊立）。「正要培養大批無產階級來參加政權機關與經濟管理機關，比如『東北工人政治大學』就是一個顯明實例。另外在解放區裏每個學校，都是在進行培養無產階級化的知識份子，在這些學校裏，不只是學書本上知識，而且要經常到工廠、鄉村、向勞動人民學習。向工人學習集體精神、自我犧牲、堅決勇敢的作風，向農民學習樸實、忠厚的品質。」（畢之）

趙君璧並說：「今天人民掌權的國家，如果再培養看不起人民的『上等人』，再培養那種剝削勞動階級的知識份子，那還了得！」

對於這問題，馬似舟也提出了比較全面的意見說：

「不同性質的國家，有着不同培養知識份子的目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他們培養知識份子的目的是造成爲自己階級利益服務的奴才，去更殘酷更巧妙的壓迫剝削人民大眾。他們只許你懂得一定的爲他們所利用的自然科學技術知識，却不許你懂得階級鬥爭的革命知識。秦始皇怕知識份子造反，焚書坑儒時還留下醫藥等科學書籍；蔣介石戰犯集團一方面辦大學製造爲四大家族利益服務的知識份子，但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屠殺思想進步的革命知識份子。『知識』這東西本來是好的，是勞動人民的光輝勞動所創造的結果，但當它爲地主資產階級所竊取專用的時候，就變爲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東西了。工、農勞動人民在政治經濟上翻身之後，在文化上也要翻身，也就是『知識還了家』。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權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我們要把國家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這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識，因此國家以大量的國庫開支來培養知識份子，培養知識份子的目的是爲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服務，不是爲培養知識份子而培養知識份子。這不但於無產階級有利，同時也於知識份子有利，無產階級不是目光如豆的短視者，不是自私自利者。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會逐漸消滅貧困與愚昧。知識份子以國家拿大量的開支來培養自己，就向無產階級自豪，這簡直有點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殊不知國家佔領導地位主人翁地位的正是無產階級啊！（這裏說的是階級，不

要把階級看做是一個或幾個工人」。

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與階級立場的轉變

關於第三個問題。畢德昌認為寇先生：「只看見了問題的片面，沒看到問題的全面。把新舊知識份子混爲一談，弄出天大的錯誤。」行政學院十六學習小組的意見說：「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經無產階級化了的知識份子，雖然他們的出身也許是小資產階級甚至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但現在已經不屬於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了，而是屬於無產階級了。比如：寇先生所指的馬、恩、列、斯以及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即是。」

因爲寇先生提到了馬、恩、列、斯以及毛主席都是知識份子，認爲他們既是知識份子領導革命，所以領導革命的就是知識份子，岸之就引用了毛主席自己說的一段話証明寇先生及其類似的意見是缺乏起碼知識的，因爲毛主席談到他自己，作爲一個知識份子的轉變過程時說：「……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糞，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

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延安文藝界座談會講話）岸之並指出：「這一段說明了一個很重要問題，說明知識份子，只有經過長期甚至痛苦磨練，才能很好拋棄了原來階級立場，和人民一道，從事艱巨工作」。

爲什麼寇先生的說法不對頭？

最後，大都根據寇先生的結論，對寇先生的立場、思想方法提出意見，這些意見在文章上盡管有率直之感，但卻都充分的表現出了誠懇的「與人爲善」的精神。如李駿勳說：「寇先生的思想方法不對頭，也即是說寇先生分析這個問題，是站在非無產階級的立場，用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只從形式上，現象上出發的。」東北行政院十六學習小組的意見是：「寇先生談到：『知識份子必須有自信，方能立身於社會之間』，我們認爲：這個『必須有自信』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知識份子必須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給廣大人民服務的自信；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必須獨樹一幟，不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自作『聰明』的來一個『自信』。前者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後者却是一種沒落的表現，就寇先生的整個文章的意思來推測，這個有『自信』當然是屬於後者，而非屬於前者的了。總而言之，寇先生沒有深刻了解社會上一切財富都是勞動階級創造的，更沒有深刻了解一切文化都是起源於勞動，更也沒有深刻了解一切文化只有在勞動實踐過程

中才能向前發展；而只知道自己有一些知識，却忽略了就連自己所僅有的一點知識，也是產生在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社會的業績上。」

對於寇先生的結論，何善吉更提出一些極質樸的意見說：「寇成祐先生的文章的結論却越發荒謬了，提倡：『知識份子必須有自信，方能立身於社會之間』。這個自信可能是說：『自信能領導無產階級』，那麼就更說明了寇成祐先生的糊塗思想和錯誤觀點。這樣越是擺起所謂知識份子的臭架子，也就和人民背道而馳的越遠，將來必會被人民所唾棄，將會走錯了路，墜落到黑暗的深淵裏。還希望寇成祐先生以及和寇先生抱同樣心理的先生們，忍痛割掉了高傲自負的思想，和勞苦大眾結合起來，虛心的向羣衆學習。」

（生活報）

附錄：

一個知識份子的私見

寇成祐

張遼先生在生活報先後發表論文，批評知識界「思想病態」對無產階級備致推崇，而對知識份子頗多貶責，私心所見竊以爲不然。

在「文化是誰創造的？」一文中，張遼先生盛讚勞動創造文化，其說誠未可厚非，然而勞動者創造文化，而知識份子則集中此文化的智慧，轉而領導勞動階級，故建築工程師領導工人，冶鑄技師領導冶鑄工人，乃常見事實，豈可抹殺不論，此其一。

張遼先生立論，重無產階級而輕知識份子，然而國家每年支出巨大教育經費，其目的爲培養知識份子，而未聞有一分一文之國庫開支，用以培養無產階級，可見知識份子實爲國家所迫切需要，此其二。

張遼先生認爲知識份子應接受無產階級之領導，然而未知無產階級亦需知識份子之領導，倘以共產黨之領導人觀之，史傳所載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大林諸先生均爲著名之知識份子，